

Kvinden
I Buret

野鸡杀手

002

野鸡杀手

Fasandrageberne

Andet bind i serien om Afdeling Q

「丹麦」尤西·阿德勒-奥尔森著 管中琪译

唯一一部超越《龙纹身的女孩》之北欧犯罪系列小说

野鸡是一种常见的狩猎鸟，每年在猎场上丧命的野鸡不计其数。一旦它们无法满足猎人对杀戮的渴望，嗜血的枪口便会开始寻找其他更刺激的目标……愈难缠的猎物愈刺激，猎人赌上的不是金钱、荣誉，而是自己的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Kvinden
i buret



《悬案密码》第二部

F a s a n d r æ b e r n e

[丹麦] 尤西·阿德勒-奥尔森 著 管中琪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野鸡杀手 / (丹) 阿德勒 - 奥尔森著 ; 管中琪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悬案密码》三部曲)
书名原文 : The pheasant killers
ISBN 978-7-5399-7579-5

I. ①野… II. ①阿… ②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 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0769 号

FASANDRAEBERNE (THE PHEASANT KILLERS)
by AUTHOR:JUSSI ADLER-OLSEN
Copyright © 2007 by JUSSI ADLER-OLS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P/Politikens Forlagshus A/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c/o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0-2011-150 号

书 名	野鸡杀手
著 者	[丹麦]尤西·阿德勒·奥尔森
译 者	管中琪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钟 原 栗梦霞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79-5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幕

又是一声枪响咔嚓射过树梢。

围猎者的喊叫声清晰可闻，令他血脉贲张，肺部因吸入大量潮湿的空气而刺痛不已。

跑，快跑，继续跑，小心不要跌倒，否则别想爬起来。妈的，为什么我的手不能动？快点……他妈的……不能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听到了吗？时候到了吗？我就这么完蛋了？

奔跑时，枝干在他脸上留下了血痕，血和汗混融滴落。

枪声再度爆响，这一次子弹紧贴耳边呼啸掠过，整个身体汗如雨下。

再过一两分钟他们就会现身了。该死，背后那双手为什么就是不听话？那究竟是什么狗屎胶带？

倏忽，前方林梢间的鸟群振翅飞起，茂盛的冷杉林显得更加浓密，或许再有 100 米就能脱困，但周遭一切越发清楚，声音以及围猎者的嗜血欲望也越来越逼近。

他们会怎么做？再补一枪？再射一箭？然后我就这么完了，从此从世上消失？

不，想得美，怎么能让他们轻易得逞？更别说那些猪猡冷酷无情，不用奢望他们会大发慈悲。他们手中有猎枪、有染血的刀，而且还擅长十字弓。

我能躲到哪儿去？这附近没有藏身之处吗？若是回头，能成功吗？

男子目光来回逡巡着林地，但是脸上的胶带几乎遮住双眼，必须用尽全力才看得见。他脚下一个踉跄不稳，跌跌撞撞。

我会遭受他们的暴力相待、残酷痛殴，那些猪猡必须那样做才

会觉得刺激，所以不会特别对我手下留情，也唯有如此，他们才有机会脱身。

他的心脏狂乱猛跳，感觉到剧烈的疼痛。

第一章

她沿着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斯楚格大街走着，觉得自己宛如在刀刃上跳舞的舞者，危机四伏。她急促走过步行街一扇亮晃晃的橱窗，将脸半掩在墨绿色的头巾后面，同时保持警觉观察四周状况，不仅注意周遭的人，也小心不让人认出来，以便与自己内心的那些魔鬼和睦共处。此外的一切她留给行色匆忙的路人——那些眼神空洞、冷漠，避开她绕路走的路人，当然还有那些计划对她不利的猪猡。

琦蜜抬起头仰望街灯，冷冽的灯光照亮了维斯特布洛街。她吸鼻子心想：所剩时间不多了，接下来的夜晚将变得严寒，必须赶快准备过冬的地方。

红绿灯旁站着一群要去蒂沃利乐园的冻僵了的游客，她混在那群人旁边眺望着中央火车站。没多久，她便察觉到身旁那个穿着粗呢外套的女人，对方觑眼打量她，随后皱起鼻子往旁边移了一步。虽然只有几公分，但够明显了。

喂。嘿，琦蜜！她气急攻心，警告信号不断在脑袋里闪烁。

于是她的目光在那女人身上游移，从头瞄到那双穿着闪耀光泽的超薄丝袜搭配高跟鞋的脚。琦蜜嘴角泛起一抹奸笑，心想要是踹她一下，脆弱的骨头应该会应声折断。这妓女若瘫倒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即使是穿着克利斯汀·拉克鲁瓦的名牌服饰也会搞得一身脏。希望她能从此学到教训。

琦蜜往上一看，直直盯着女人的脸：眼线醒目，鼻子扑了粉，一头卷发经过精心吹剪，眼神固执又乖张。哦，没错，她认得这类型的女人，她也曾是其中一员，标准的内心空洞的上流阶层傲慢蠢蛋。那时候身边的朋友不外乎这种货色，就连她的继母也不例外。

琦蜜痛恨死那些人了！

做点什么吧！脑中有个声音低语道。别吞下这口气！让她瞧瞧你的厉害！来，动手吧！

琦蜜看着对街那群深肤色的青少年，若不是他们四处张望的视线，她早就一把将那女人推向四十七号公交车。她眼前清楚浮现出公交车留下的美丽血迹、被辗碎的躯体，接着震惊的浪潮在人群中往外扩散蔓延。光想象那画面就令人欣慰啊！

但是琦蜜终究并未出手。人群中总会有双警醒的双眼观察到事发经过，加上她自己体内也有股反对声浪，那是来自遥远过去的骇人回音。

她把手举高，鼻子凑近腋下嗅了嗅。不能怪那女人，她身上的确臭气熏天。

绿灯亮起，她穿越马路，身后拖着轮子歪掉的行李箱嘎嘎作响。这是它最后的路程，差不多该把它丢了。

是脱胎换骨的时候了。

火车站贩卖亭的报架上悬挂着标题斗大的报纸头版。对赶路者或盲人来说，故意放置在车站大厅中央的报架不啻是个讨人厌的障碍。琦蜜在里面走动时不断看见那个报纸标题，她简直恶心得快吐了。

“下流胚子！”她眼睛直视前方，经过报架时喃喃自语，接着转头紧盯着标题旁那张照片。

光是看到他的脸便令她的身子不由得颤抖。

照片下写着：“狄雷夫·普朗以120亿克朗买下波兰数家私人医院。”琦蜜用力吐了口口水，停下来站在原地等待身体的反应退去。她恨死狄雷夫·普朗了！就像她痛恨托斯腾和邬利克一样。不过，等着瞧！她会好好收拾他们三个人。

她迈开步子向前走，忽然大笑一声，有个路人 also 回以微笑。又是个轻易就相信他人的蠢蛋，自以为知道别人脑子里发生什么事。

她陡然止步。

不远处，老鼠蒂娜正站在老地方，半弓着身摇摇晃晃张开肮脏的双手。真是脑筋坏了，竟然以为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会有人肯赏她10克朗！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的代价，嗑几剂药就没了。可怜的

家伙。

琦蜜蹑手蹑脚从她身后走向通往雷文洛斯街的阶梯，但是蒂娜早就发现她了。

“哈啰，琦蜜！哟，该死的，琦蜜！”后面传来她的叫声，但琦蜜依然无动于衷，因为老鼠蒂娜的大脑在大庭广众下无法正常运作，没办法和她好好互动，只有当她们坐在露天座椅那儿时，她的大脑才稍微管用。

但话说回来，她现在是琦蜜唯一能忍受的人。

这一天街上莫名刮起刺骨寒风，路人匆匆忙忙赶着回家。伊斯德街对面的火车站前停着五辆引擎隆隆的黑色奔驰出租车等待载客，但琦蜜只要知道若有需要一定会有辆车载她就行了。

她拖着行李过街走到斜前方位于地下室的泰国商店，把行李放在窗户旁。行李搁在这儿只被偷过一次，这种鬼天气连小偷也留在家中，绝对不用担心把行李弄丢，更何况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所以无所谓。

她在火车站前的空地等了 10 分钟，对象终于出现。一位身穿貂皮大衣的高贵女士走下出租车，带着一个塑料轮看来很坚固的行李箱。对方非常纤细，琦蜜估计顶多穿 38 号尺码，以前她必须穿 40 号的衣服，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在街上讨生活的人不会变胖。

那位女士在车站大厅的售票机上查询班次，琦蜜乘机拿起行李箱，毫不犹豫走向门口，在最短时间到达雷文洛斯街的出租车招呼站。

熟能生巧。

她将行李箱放入排在最前面的出租车的后车厢，要求司机载她稍微绕一圈。接着从大衣口袋拿出一捆扎实的百元钞。“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可以另外再拿两百。”她补充说，故意忽视司机猜疑的眼神与翕张的鼻翼。

大约一小时后她将穿着新得手的二手衣服，身上散发陌生女子的香味，转回来拿自己的旧行李。

那时，司机鼻翼贲张的原因绝对与此时大相径庭。

第二章

狄雷夫·普朗外表帅气，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飞机商务舱中永远不愁找不到女伴，只要谈到那辆兰博基尼和他以多快速度飙到伦斯登的别墅，她们从不会抗议要他住嘴。这次他看上有一头浓密秀发的女子，她戴着抢眼的黑框眼镜，看起来难以亲近，但反而激起他的兴趣。

他向她搭话，可惜运气不好，对方反应冷淡。递给她一本封面上有座核电厂背光而立的《经济学人》，但她只是抬手拒绝；特地帮她点了酒，她碰也没碰。等飞机降落在波森的卡斯特鲁普机场，宝贵的70分钟就这么虚耗掉。

这样的事会让狄雷夫变得好斗有攻击性。

他径直快步走过航站里的玻璃走廊，就在到达电动走道前看到了猎物，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也同时走往电动走道。

狄雷夫·普朗加快脚步，老人正要一脚踏上电动走道时他也到了，分秒不差。狄雷夫眼前清楚浮现出自己悄悄把脚伸出去，而瘦骨嶙峋的老人拼命想稳住自己，却砰一声撞在树脂玻璃上，眼镜滑向旁边的画面。

狄雷夫的腿一阵抽动痉挛。他就是这种性格，他的朋友也是，这没什么好值得嘉奖，但也不特别觉得丢人，他们打从出娘胎便天生如此。老头子会有此遭遇，某种程度是飞机上那个蠢婆娘的错，她应该要和他回家，一个小时后两人就能在他床上翻云覆雨了。

这一切他妈的全都该怪她。

狄雷夫坐在车上，史特朗莫勒旅馆出现在后视镜中，而眼前是波光粼粼的汪洋，这时手机响起。“喂？”他看了一眼屏幕，是邬利克。

“有个熟人几天前看见她了。”他说，“在中央火车站前伯恩

斯托夫街的行人道上。”

狄雷夫关掉音乐：“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星期一，9月10日，晚上9点左右。”

“你做了什么？”

“托斯腾和我到那儿去找了一下，但没发现她的人影。”

“托斯腾也去了？”

“是啊，但你知道的，他派不上什么用场。”

“你安排谁接手这项任务？”

“阿贝克。”

“很好。她看起来如何？”

“我听说衣着相当不错，人比以前瘦，但浑身臭气冲天。”

“她发臭？”

“对，全身汗臭和尿味。”

狄雷夫点点头。那是关于琦蜜最糟的状况了。不光是因为她有办法经年累月在街头上生活，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她是谁。她长年行踪成谜，如今却又突然出现，而对他们这群人来说，琦蜜是最大的生命威胁，能置他们于险境。

“这次势必要抓到她，邬利克，你听清楚了吗？”

“去你的，你以为我打电话是为别的事？”

第三章

站在警察总局的地下室，卡尔·穆尔克才真正意识到夏天与假期确实结束了。悬案组的办公室一片漆黑，他打开灯，目光落在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案件卷宗上。他真想砰一声关上门掉头就走，即使阿萨德将凌乱的文件整理过，并放上一大把茂密得能将半条街封住的剑兰也于事无补。

“欢迎回来，头儿！”他背后响起声音。

卡尔转过身，迎上阿萨德那双警醒明亮的棕色眼睛。他的助理顶着一头深色短发，整个人活力十足，似乎迫不及待要上场一搏。真是遗憾。

“哟！”阿萨德一看到主管无力疲乏的眼神，不禁呀然一声，“没人会相信你才刚度完假回来，卡尔。”

卡尔摇摇头：“我有吗？”

三楼再度人事大变动，该死的警察改革，搞得他必须通过GPS才能找到凶杀组组长马库斯·雅各布布森的办公室。卡尔不过离开三个星期，凶杀组办公室却至少有五张新面孔目不转睛盯着他，仿佛看到从月球来的生物。

见鬼了，那些人是谁啊？

“卡尔，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马库斯说。卡尔的眼睛扫过办公室的新墙面，镶嵌的浅绿色玻璃不禁让人联想到手术室和最近读到的戴顿¹笔下的危机处理会议室。照片中众多尸体用毫无生气的双眼从四面八方瞪着他，地图、图表与行动计划五颜六色挂上面，

1. 连恩·戴顿，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烹饪作家、小说家，代表作是间谍小说《伦敦间谍战》。

一切是如此令人沮丧抑郁。

“你说有好消息，但听起来一点也不好。”卡尔在他的主管的对面椅子上坐下。

“你很快会有来自挪威的访客，卡尔，之前我曾经提过这件事。”

卡尔拖着沉重的眼皮疲惫不堪地瞅了马库斯一眼。

“奥斯陆最高警察机关代表团。你还记得吧？嗯，总之会有五六个人过来，他们希望能参观悬案组，时间就在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你想起来了么？”马库斯咧嘴一笑，“对方要我转告你，他们可是非常期待。”说毕朝卡尔眨了眨眼。

她妈的，这下可好了！

“由于这个缘故，我给你加派了一个组员，她叫做萝思。”

卡尔霍地从椅子上跳起。

卡尔走出组长办公室后站在门口，努力让被新命令惊讶得挑高的眉毛恢复常态。不是有句话说祸不单行吗？果然千真万确！上班不到5分钟，他已经有个等着他指导的秘书，还得给那群大猩猩当导游。以前他能躲掉后者那份讨厌的工作算他走运，如今看来不行了。

“要和我到地下室去的新人在哪儿？”他询问一如往常坐在秘书处柜台后面的索伦森。

但她的眼睛眨都不眨，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键盘。这女人！

他轻敲柜台。再试试看，总是会有机会。

忽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你要找的人在这儿。”他身后传来声音，“容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穆尔克。”

他转过身，瞥见两张惊人相似的脸，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发明黑色的人并没有白活。一头超短的乌黑头发，层次多而凌乱，加上黑色烟熏眼妆与颜色暗沉的服装。哦，真他妈的！

“丽丝，见鬼了。你发生什么事了？”

凶杀组效率最好的秘书拨弄她那头曾是淡金色的头发，眼里闪耀一丝微笑：“嗯，很酷吧？”

卡尔缓缓点头，然后眼光移向身旁另一位女子。她足蹬恨天高

跟鞋¹，脸上带着一抹迷人微笑注视着他。卡尔又把头转回来看丽丝，两个人相似的程度很容易让人搞混，他想不通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这位是萝思。她几个星期前就到我们这儿了，整个秘书处因为她的美丽外貌与诱人魅力而蓬荜生辉。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你可要好好照顾她哦，卡尔。”

卡尔带着怒火冲进马库斯办公室，但不到 20 分钟他便彻底明白这项人事命令已成定局。不过马库斯多宽限了他一个星期，之后他仍然得把萝思·克努森带到地下室去。她之后的办公室就在卡尔隔壁，那儿原本存放着封锁犯罪现场用的装备，但马库斯告诉卡尔现在已经整理干净，办公设备也搬了进去。萝思从今以后就是悬案组的新成员，事情就这么拍板定案。

“萝思在警察学校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却败在考驾照这关。你也知道，不管能力多出色，若是路考没过关一切免谈。话说回来，她的体力也不适合现场调查工作。但是，她无论如何都想成为警察，所以后来又进修秘书课程，并且在市警局待了一年。前阵子她来代索伦森的班，如今索伦森已销假回来上班。”马库斯一边说，一边翻转手中空空如也的烟盒。

其实卡尔不太在乎这位凶杀组组长硬逼他纳入萝思背后所做的种种考虑。

“如果方便让我知道的话，为什么你不让那个新人回原单位？”

“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内部发生了一些丑事，但那些事与我们无关。”

“好吧。”丑事听起来似乎具有危险性。

“总之你现在有了一位秘书，卡尔，况且她认真又勤劳。”

基本上马库斯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是如此。

“我觉得她很讨人喜欢。”地下室的日光灯下，阿萨德努力想让卡尔开心点。

1. 恨天高，起初是人们对鞋跟高得离谱的松糕鞋的戏称，后来演变成对高得离谱的高跟鞋的戏称，特指鞋跟超过 15cm 的高跟鞋。

“我只能跟你说她在以前的单位干了些丑事，而那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丑事？听起来真糟，卡尔。”

“算了，阿萨德。”

助手点点头，喝了一大口斟给自己，带有浓浓薄荷味的饮料。“喂，卡尔，你度假前要我调查的那件案子……我无法继续追查下去。我翻遍了这里和其他可能的地方，但是所有的相关文件全在楼上人事大变动时遗失了。”

卡尔抬起头。遗失了？真是见鬼了……算了，在今天结束前好歹会有一件好事发生吧。

“没错，全部不见了。所以，我另外在楼下这堆档案中稍微翻阅了一下，找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案子。”

阿萨德递给他一本浅绿色卷宗后，便像根盐柱似的安静地杵在卡尔面前，满脸期待望着他。

“你打算在我研读案情的时候站在这儿吗？”

“谢谢，是的。”阿萨德边说边把杯子放在卡尔桌上。

卡尔鼓起腮帮子打开卷宗，缓缓吐出一口气。

这是桩陈年旧案，案发时间相当久远，精确来说发生在1987年夏天。那一年，他和一个酒肉朋友跑去哥本哈根参加圣灵降临节嘉年华会，有位红发女孩教他跳森巴舞，两人整晚舞个不停，最后在公园树丛下的毯子上为那夜画下句点。当年他已经22岁了，但那次经验却令他感到少女般的羞怯。

1987年，美好的夏日，他终于从维亚被调往哥本哈根的安东尼街警局。

谋杀案应该是发生在嘉年华会后八到十个星期左右，约莫是在红发女孩决定将她的森巴躯体覆在另一个朱特人¹身上。嗯，实际上

1. 朱特人，北欧的古代民族，原居住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公元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一部分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陆续渡海移民大不列颠岛，在岛的东南部建立了肯特王国。其后与当地部分凯尔特入以及后来迁入的雅库巴人、诺曼人等结合，形成近代英吉利人。在欧洲大陆上的则与雅库巴人等结合形成今天的雅库巴人。

这也正是卡尔在哥本哈根狭窄巷道展开夜间巡逻的时间，但诡异的是他竟然完全想不起这桩案件，毕竟案情真的非常特殊。

距离深湖不远处的洛维格夏季别墅中，一对年龄分别是18岁与17岁的兄妹被人虐待致死，面目全非。女孩尤其被糟蹋得惨不忍睹，在她被人残暴殴打的过程中曾经力图反抗，所以身上留下了特殊伤口。

卡尔阅读调查纪录。女孩没有受到性侵，也没东西失窃。

他详细研究验尸报告，之后翻阅了剪报，发现相关报道不多，标题却非常醒目抢眼。就连报道风格向来严谨的《贝林时报》都以“殴打致死”为标题，详细描述了发现尸体的经过。

两人的遗体存放在有壁炉的客厅里，女孩身穿比基尼，男孩一丝不挂，一手紧紧抱着半空的白兰地酒瓶，后脑被某种钝器打中，一击致命。作案工具后来被鉴定出是榔头，在弗林帝湖与深湖间的杜鹃花丛中寻获。

作案动机不明，不过很快就发现有一群寄宿学校的学生有重大嫌疑，他们那时正好到其中一位学生的父母位于弗林帝湖畔的夏季别墅度假。这群学生在当地的伦德音乐酒吧惹过不少麻烦，有些本地的小伙子被扁得很惨。

“你知道嫌疑犯是谁了吗？”卡尔眉头紧蹙，利眼一抬瞪向自己的助理，不过阿萨德可不是被吓大的。

“是啊，当然知道。报道也清楚指出他们的父亲赚进了大把钞票。不过，在黄金八十年代很多人都赚了不少，你们是怎么称呼那个年代的吧？”

卡尔点点头，他此时也正好在报告中读到这个部分。

嗯，没错，那些人的父亲全是当时丹麦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又看了上述学生的姓名两遍，真是难以置信！不仅父亲们富可敌国，闻名世界，就连那些孩子也同样多金有名，至少其中一些如此。他们含着银汤匙出生，很快便将银汤匙换成了金汤匙，包括高级连锁私人医院的创办者狄雷夫·普朗、享誉国际的时尚设计师托斯腾·弗洛林，以及哥本哈根的股票分析师与交易员邬利克·杜波尔，他们全都高踞丹麦成功人士最顶端，另外还包括已过世的船业大亨克利斯

汀·吴尔夫。只有名单最后提到的两位青少年目前不属于金字塔顶端的人士：琦丝坦-玛丽·拉森虽然曾经也是有钱人家的千金，但如今她的下落却无人知晓。至于坦承杀害兄妹而坐牢服刑的毕纳·托格森是唯一一位家境较差的。

卡尔看完案情报告后，随手扔到桌上。

“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东西为什么会突然在我们这儿出现。”阿萨德说，一般这时候他脸上会堆满笑容，如今却不然。

卡尔摇摇头。“我也不清楚。已经有人认罪而且被判无期徒刑蹲苦牢去了，何况还是他本人出面投案的。拜托，这案子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结案啦。”他一掌打在卷宗上，“完毕。”

“嗯。”阿萨德咬住下唇，“可是他在案发后九年才自首投案。”

“那又如何？重点是他自己主动投案了。他犯下谋杀案时才18岁，或许这几年让他认清一旦心里有鬼，终究无法高枕无忧吧？”

“枕头？”

卡尔叹了口气：“这是句俗语，意思是良心若是不安，即使经过了好几年，情况也不会好转，阿萨德。只会完全相反，越来越糟。”

看得出来，阿萨德的脑袋瓜子正在高速运转。“西兰岛的尼科宾与霍贝克两地警方共同侦办此案，机动小组同时也在调查，但我从卷宗上看不出来是谁将资料送过来的。你看得出来吗？”

卡尔瞥了卷宗封面一眼：“不，上面没有注明。确实不寻常。”若不是那两个警察机构的人将资料送过来给他，又会是谁？为何要重启一件已经判刑定案的案件？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阿萨德询问。

他在卷宗里头翻找，最后拿出一份财政部的附件递给卡尔，最上头写着“年度决算”，对象是毕纳·托格森，住所登记是艾柏斯伦镇，弗里斯勒国家监狱。也就是那个因杀害兄妹而入狱服刑的男人。

“你看！”阿萨德指着股票销售栏目中的庞大金额，“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他原本就出身富豪，如今又时间充裕，当然可以大玩金钱游戏，并且大有斩获。你想说什么？”

“那么我得提醒你，卡尔，这个毕纳并非有钱人家的孩子。那群寄宿学校的学生中，他是唯一靠奖学金念书的人。你可以看这里，他跟那帮人截然不同。你仔细看。”他把文件翻到前面。

卡尔用手支撑着头。

这就是放假。

总有结束的时候。